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明嚴衍撰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明]嚴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 起建安二十二年 盡建安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奏

魏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權令甘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密敕甯夜入魏軍所營賜甯酒米眾殺甯乃還手下健兒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人各飲以一銀盃徑詣魏軍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建安二十二年

思補錄

歲因夜見權權喜曰此足以驚駭老子矣因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次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三月操引軍還曹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移置惟石甘甯所營之事以被殺之勝即使人請而通盤原文乃置權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既班師權何畏於操而請降哉故移請降於班師之先但甘甯傳置此事於二十年從征合肥之前則孟德有張遼之權甯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語似屬無謂故移置於此年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酬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罷任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舞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建安二十二年

思補錄

孫權以孫皎爲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其爲人輕財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皎嘗遣兵略魏地兵吏略得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閒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甯忿爭權聞以書讓皎曰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雖癡豪有不和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較略即計略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且受重任何可恣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宐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結厚 冬七月命魏王操免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

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慙知晉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幹爲人清元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故不獨稱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憂信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以

出在南山之閒南隔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又依古典爲九州乃令關右盡爲雍州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五

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

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思慮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及其卒也權哭之慟

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之發哀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模素書生不閑軍事發

言懇切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

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

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部伍取其精銳也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

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

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會稽新都也彊者爲兵羸爲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

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

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督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爲長史典兵督許時帝久失政義士感

憤京兆金祿曰碑之後也爲人慷慨有日碑之風觀漢祚將移乃

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即丞太醫令吉本太子邈邈弟穆等

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爲援

咸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六

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

與祿善走投祿夜喚德祿祿家不知是必謂爲邈穆等錯應曰王

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去會天明邈等眾潰必

與頽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擒紀晃頽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紀呼操名

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謝以至於死操於

是大怒召漢百官至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救火者

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爲非救火也乃助亂也皆殺之三月有星

孛於東方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眾議狐

疑騎都尉曹休魏王操之族子也謂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

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曹洪於是置酒大

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寵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笑子鄢陵侯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性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氣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諫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驅沙漠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彰獨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聞而大笑至是乃以彰爲驍騎將軍討三單于操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西漢之閒備攻之不能克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西漢之閒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魏延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芳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服事皆辦遂使卽眞初魏延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七

思補

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祗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壯大又能飲食初爲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諸葛亮奄往錄獄眾人咸爲祗懼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使兼成都與郫二縣令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而祗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每朝會祗坐次洪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人善其對魏王操將親征蜀黃門侍郎劉廙諫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夫天下有重得自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廣務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報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秋七月遂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操之西征道由孟津過宏農王家操問左右當否允散常從董遇對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宏農王卽位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遂遇之遇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其兄同依將軍段熲求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嘗註老子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門人從遊者甚眾或問云奔走衣食何暇得學遇言當以三餘何謂三餘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賊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八

思補

鎡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自晉懷一百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

鮮卑以勇健不貪餽法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彭力戰所向皆破

乃請服北方悉平需操在長安召彭問其戰績彭到歸功諸將不

自伐其功操喜將其鬚曰將音龍黃鬚兒竟大奇也南陽吏民

苦繇役苦於供給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袞與

功曹應余進宜得出晉遣驕迫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

而死晉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

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

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晉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

收餘民圍晉會曹仁軍至其攻之是歲處士王烈卒於遼東烈

字彥方北海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同以潁川陳寔為師時荀爽

賈彪李膺等皆就學於寔見烈器業過人遂與相親學既成還歸

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遇歲饑饉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

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居平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其誘人

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受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州閭承風咸競

為善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所甘乞不使王彥方

知也烈問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我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

有老父擔重於路一人代之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

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出行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

老父還尋得劍守劍者即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者也請子

告我姓名吾將以告王烈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其事告烈烈使推

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中途而反或望

廬而還皆相推以直謂以直相推不敢使烈聞也察孝廉三府並

辟皆不就其在遼東遼東之人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

不二價曹操當國屢徵召之公孫氏不遣至是卒年七十八

紀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初夏侯淵

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

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

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法正傳於定軍山與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

與勢也今按與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河陽地相

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傳云于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山與勢今從黃忠傳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

傳曰備夜渡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此郃

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

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及益州刺史趙雲蜀志

命也淵時有幼子曰榮年十三亦在行間左右提之走不旬曰吾

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於陣張郃乃引兵還陽平白

石還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叡初操東還留

事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

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

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節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

敵非算也。不如還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探善之，遣使假節，節復以淮爲司馬。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進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攻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備時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罵曰：「賣履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待。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
呼我黃鬚來，假子爲泥矣。封備之養子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於是欲進，不得。欲守，不能。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主簿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勒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諸氏散居秦川自此始。時有周羣、張裕皆曉占候，備爭漢中，問二人裕以爲不利，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及張既徙氐，果不得其民，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備聞之下裕獄，諸葛亮請其罪，備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竟以其言不驗棄也。」武成顏俊

張掖和鬻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爲質，以求助。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倣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關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曰：『下莊子刺虎，管登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利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六月，魏王操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爲基，不封，不樹，號曰高陵。」劉備遣安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蒯祺，張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冠氏之弟，備至荆州以未有羅侯養之爲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蜀漢中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
郡實曰：故城在今房州清外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原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爲將軍，使領上庸。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爲郡，以授儀，唐爲金州。秋七月，漢中羣臣表劉備爲漢中王，乃設壇場於沔郡沔縣，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王冠，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太子。時新得漢中，輒擇重將以鎮之，眾論以爲必在張飛，飛心亦自許。王獨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中。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義陽唐爲中州，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宋白曰：宋爲信陽軍。二軍盡驚，備乃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意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將十萬之眾至，請爲大王吞之。」備壯其言，遂遷治成都，以許靖爲太

傳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健爲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補註漢室當作漢升黃忠字也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誓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爲王后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九江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郡爲淮南郡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四 思補樓

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爲征南將軍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失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德從兄來在蜀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肯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

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那封德二子爲列侯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郿下龍爲汝南太守操有郿縣然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援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淇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縣爲南鄉郡屬荊州初沛國魏諷有惑眾才傾動郡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爲西曹掾榮陽任覽與諷友善同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四 思補樓

郡鄭袤袤音茂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爲亂覽不聽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鄭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改正文鍾繇坐免官初劉虞弟偉與諷相善虞戒之曰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搗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至是亦及於難虞亦當從坐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袤秦之子也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司空王朗辟爲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海王基後轉太常又舉劉毅劉實程咸度峻人皆服其知人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爲魏嗣五官將丕思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

施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騎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收殺之豫嘗與脩過曹娥碑下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瑩白八字操謂脩曰解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之矣使脩別記所知脩記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瑩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操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相去乃三十里遂有殺脩意操既殺脩見其父彪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四年

五

思補

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魏王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其討疆敵操橫刀於剏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闊乎闢開也大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爲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蚤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鼠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

卒見四鈞爲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鍾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譙雲裴延壽廷又言裴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 陸渾縣馬安農郡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爲寇賊自許以南往往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尙存互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策時爲南郡征虜將軍潘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四年

六

思補

任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徐州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州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至暮今日取徐州操後句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謂江陵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間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安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曰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曰將軍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又曰操猾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虜也忿不思難求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羽得意遂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爲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都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立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曹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破關羽遣兵屯偃城偃城古鄧子園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後通爲長塹故曰都塹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

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敵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譙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定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爲戕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互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爲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雖梁力必自敵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倘有他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聞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釋之而去必喪前功魏王操欲自徂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二人謂曹仁呂蒙也曰不然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陂水經摩陂在潁川郡縣從廣可一十五里前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陂於是改曰龍陂後遣殷署朱益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

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四家屯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羽與晃宿相愛遙其語但說生平不及軍事須臾晃下令得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遂擊走之羽圍塹鹿角十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河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船中博望曰鶴城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俱結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與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麋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麋

翻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

丹陽蒙於是役也請以自隨而實無官故稱故官

為書說士仁

為陳成敗士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謫兵也當將士仁行雷兵

查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九 思補錄

衛城遂將士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不即入城而作樂於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蒯城中已有伏計賴翻言其謀乃不行蒙於是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懼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被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當作敵敵幸也謂幸其與曹仁連兵欲掩制其後願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願辭

求效求效言言乘毀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度也防也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謂度羽不能防虞則必為操之患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嚴兵不復追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潘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都督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邦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可降意將以

查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三

思補錄

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潘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益武陵部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郡諸郡各置部從事惟音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補廷上書是督權不聽特召問潘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潘曰仙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類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一節足以驗其技諸君僑人觀其體權大笑即遣潘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爲南郡太守封侯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陵即夷陵也唐爲峽州夷陵郡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收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降又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奔麥城荆州記當陽縣東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擒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麥城東斬之遂定荊州羽初出軍夢豬噉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恐不得還及圍樊為伏弩中臂醫者曰矢有毒已入臂須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無患羽便伸令醫劈之時羽適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思補撰

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創未合而吳背盟相襲羽不能戰遂被害先是孫權所置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遣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於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鍼加歌正言病勢若鍼綴之加也通權為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竄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也咄咄也音嘆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詣賜盡付府藏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

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初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遂用之甘甯粗暴好殺有廚下兒有過懼死走投蒙蒙留之俟甯來過其升堂見母乃出廚下兒還甯甯許蒙不殺及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甯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謂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太事何得以私怒而殺甘甯蒙素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甯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可急上甯涕泣獻歡曰負卿遂與蒙俱還見母歡飲竟日後甯又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天下未定圖將如甯難得宐容忍之人以是多蒙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逸馬寡儔子敬因公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思補撰

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謂諸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實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事而負

罪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羅嘉陸遜功德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封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虞翻性梗直，于禁嘗與權乘馬竝行，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之，權呵止之。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欲令翻避，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失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乎？芳闔戶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士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開反，開當開反，豈合事？」芳聞之，有慙色。初，襄陽圍急，魏王操召兖州刺史裴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而辭意濡緩。揚州刺史溫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近耳。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亦將被召也。然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魏書 思補錄

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收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補註欲已守節今子革命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適達也 臨雍道也 思補錄

賁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各見召，未至而圍已解。潛獨以先到受賞，操問徐晃追關羽入其圍中而破之，乃與晃書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城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聞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荊，卽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至是晃遂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爲尙書，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 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延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僇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同也過於骨肉殄滅忠貞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成毀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遷宗廟邱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庚建安二十五年魏黃初元年春正月魏武王操至薨陽起建始殿伐

濯龍祠樹樹血出操見而惡之以為不祥遂寢疾臨終持姬女而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撰

指季豹季豹者思操之幼子然六十五卷建安十三 以示從行四

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庚子薨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定未得

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

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又敕諸子曰吾姪好妓人皆著銅雀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總音帳朝脯上脯櫺之屬月朝十五

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其分之操字孟德

名吉利小字阿瞞漢相國參之後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

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宏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嘗出軍行經麥

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而行操所乘馬忽騰

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不敢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

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御軍三十餘年

手不釋卷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皆成樂章才力絕

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雅性節

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所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四方獻御

與羣下共之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又精奕博物安平崔瑗瑗

子寔宏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皆善音樂

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操皆與埒能埒音又解養性

法好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習啖野葛至一尺飲鴆酒而無害然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撰

人佻易無威重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

以盛手巾細物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

以頭沒杯案中殺勝皆沾汚巾噴其輕易如此是時太子至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

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市國譙人小兒魏郡太守

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

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

其粟食長檄猶今軍行所至給券也鄒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師而

彰因問遠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問宜也凶問至鄴太子不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漢

追封魏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漢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魏王

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

張掖張遼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

應演涼州刺史也蓋威行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邱

興母邱復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

皆以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

得西渡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

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

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屯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撰

胡與毋邱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

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封則為都亭侯徵拜侍中

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

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勢執就劫以白刃就

終不同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

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持之耳從後率曰持又云

紀又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懷也流輩也牽於父子之

音飢人以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謂父上而子下以

夕而愛子是慈惠之澤從上而流及於下故曰下流之愛非常流

下等之說也然孫登之將死也上疏於父權曰願陛下哀念臣

身割下流之愛豈謂其父有下等人見識邪想魏晉間慨言自是

如此非獨就以恭即引兵攻酒泉則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綠酒泉

此親其父也

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

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魏

王丕引軍南征徵正征原文誤作巡度支中郎將霍性諫曰戰危

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太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

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今創業伊始便復起

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

不怒殺之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於魏 漢中將軍孟達屯上

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魏

魏王丕宿知達名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或曰將

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不益欽達逆與之書曰聞卿姿度純

茂器量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撰

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達

有容止才觀及進見丕甚器愛之引與伺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以達領新城

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軍南逵有苟得

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

皆與新若有變態為國生患魏王不聽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

箭射蒿中耳為孟達叛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

討劉封上庸太守申耽亦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封本羅侯寇

氏之子漢中王德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令與達鎮守

上庸及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討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